

同志 赵 新
盲人指路 秦德龙
健身卡 姜铁军
给你介绍个对象 姜海霞
求您让我做好事 顾振威
一针见血 叶延滨
不吃自己的 孙道荣
浅交时代 徐全庆
胃疼 禾 刀
明人日记(三题) 安 谅
关于王玉芳的采访记录 骆 驼
买房记 苏三皮



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China Cream of Ministry 2011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卢 翎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2011

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China Cream of Ministry 2011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卢翎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温情的关注与诗性的追求

——2011 年微型小说漫评

卢 翎

—

微型小说，在当代文坛出现那天起，就受到小说家的关注。1958 年老舍撰文《多写小小说》大力提倡微型小说，并创作了微型小说《电话》；茅盾在《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以“一鸣惊人”来概括 1958 年的微型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巴金更是《小妹编歌》支持微型小说。20 世纪 80 年代，微型小说重新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汪曾祺、林斤澜、冯骥才、王蒙、贾大山、阿成等小说家不仅撰文探讨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还创作微型小说，“他们虽偶尔为之”，“但多成佳品”，“他们的小小说创作，起到了非凡的倡导示范作用。……小小说由粗糙单薄走向精致丰富并逐渐形成一种独特审美特征的文学样式，名家的特殊影响功不可没。”（杨晓敏：《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作家关注微型小说，创作了大量高质地的微型小说作品，提升了微型小说的艺术品质。

赵新就是一位这样的小说家。他是河北省的老作家，曾创作过长篇小说《张王李赵》、《婚姻小事》，中、短篇小说《理发》、《一日三餐》、《水到渠成》、《河东河西》、《二八月，乱穿衣》等。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赵新开始了微型小说写作，他说，写微型小说，是因为“老了，长的写不动了，只好写点儿短的”。其实，这不过是自谦之词，转向微型小说创作，体现出一位老作家探索新文体形式的热情、勇气和自我超越的努力。赵新深谙微型小说的“短”中之道：微型小说的这个“短”绝不是长篇之余的断笔残墨，比起“大”小说，“甚至是更加讲究、格外讲究”。对微型小说文体有着独到的领悟，在写作上，赵新也格外精心，从

《高兴》、《寻狗·寻人》、《拔牙》、《知己话》到《秘诀》、《芒种》、《县长欠我一支烟》、《二乘以三得八》、《我家住在杏树坡》等，渐入佳境，于2011年5月荣获小小说第五届金麻雀奖（在10名获奖者中名列第一）。

2011年，赵新虽年逾古稀，却保持着健旺的创作势头，连续发表了《同志》、《有饭同吃》、《你别心疼我》、《模范》、《我什么都有》、《你没说我的坏话吧》、《还是放羊好》、《自己给自己理发》、《哥哥弟弟都是宝》等作品，皆可圈可点，堪称佳作。在这些作品中，赵新多选择客观叙述者讲述故事，不温不火、不露声色，看似朴实平淡无奇，却处处暗藏玄机、处处留余地，结尾处峰回路转，颇似欧·亨利式的结尾，却又浑然一体，无任何突兀与裂痕。作品的意味、作家睿智的思想就在这留白与了然无痕中传达出来，清浅却意味无穷。

赵新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他认为，“在小小说的创作中，人物与故事相比，人物是第一位的，宁可故事平淡一些，也要把人物写鲜活。”（赵新《学习着写小小说》）2011年，在他的笔下，总会有一位“认真而又坚定”的老者形象：在《同志》中，他是退休的小学校长杨老万；在《你别心疼我》中，是被人们称为“牛筋”老汉的老农民牛金；在《你没说我的坏话吧》中，是向县长讨要索赔的周老硬……他们是地道的农民，“朴实、厚道、善良、真诚”，又“固执、认死理，死认真”。日新月异、光怪陆离的生活，令他们手足无措，他们所固守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与这个时代发生了错位，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他们纠结于一个称谓，一棵树苗，一包烟……这些小事件、小物件在他们不停地追问下，被无限放大，他们说不清楚，更想不明白。赵新也说不清楚，或者说，赵新本来就不想说清楚，“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在这些不明白、不清楚中，在种种的不如意、缺憾中，在这些困惑着周老硬们的困惑、焦虑中，我看到了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老人，面对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生活时，内心深处所有的理解与迷惘、关注与拒绝、惊喜与迟疑，尽管有着诸多的不尽如人意，他仍一往情深地拥抱生活，认真而执着、从容而坦荡，书写胸中的大爱，书写着土地的恩情，书写着人性的高贵。而这一切都源自赵新对大地、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

二

赵新的创作在2011年微型小说中是卓然显赫的，同时也代表了2011年微型小说创作的趋向与收获。一大批微型小说作者站在道义与良知的立场上，关注弱势群体，他们不刻意渲染底层的苦难，弱势群体的无助、无望，社会的不公，而是书写心灵的高贵、以人性之光照亮黯淡的生活，给人以希望与憧憬……这一切，模糊了尖锐的矛盾与锐利的疼痛，化解了苦难，它使2011年微型小说中涌动着一股令人感动的单纯、温暖与关怀。像刘林的《大满和小满》、张振旭的《城市里游荡一尾鱼》、丁立梅的《口红》、秦德龙的《阳光一隅》、梅子涵的《童话》、程宪涛的《有事喊董三儿》、刘向阳的《尊严》、孙道荣的《一只鸡蛋的温暖》、

高军的《低头》、吕啸天的《对口扶贫》等等，创作主体将人道关怀投注于一件小物件或一个个蕴含了丰富审美信息片断、瞬间中，传达出对生命的体恤和人性的呵护。

在《口红》里，作者由一支口红在人物内心引起的层层涟漪，写出了弱势群体卑微的人生况味。摆地摊的女人看着女顾客们缤纷娇艳的红唇，萌生的一个“奢侈”的想法：自己也要拥有一支口红，这是她贫困的人生和窘迫的生活所无法承担的，她也深知，自己不可能涂抹那鲜艳的唇红。但口红的诱惑太过强烈，她克服内心和现实的诸多困难，如售货员猜疑的目光，买了一支口红，“因为心上装着一款口红，整个人，竟不一样了。”一支口红，地摊女心中的红色，苦难岁月里的一抹亮色，一丝希望、一种慰藉，照亮了他们卑微的人生，照亮了沉重的社会底层。同样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城市里游荡着一尾鱼》将目光投向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远离故土，在陌生的城市里做着最为辛苦的工作，他们对城市的巨大贡献与他们在城市中所获得的尊重是极不相称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农民工在公交车上所遭受的歧视，他因自己身着工作服，虽疲惫至极，却只能望“座”兴叹，他诚惶诚恐、不敢去坐身边的空位，“腿部的抽动像个传达的指示，牵引他胆怯的目光落在那三张空着的座位上。他只有将覬覦的目光抖开，像空中鸟儿飞翔后留下的痕迹。”在城市的巨大压迫与冷漠面前，“他觉得自己像城市里游荡的一尾鱼，一条离开故乡温情脉脉湖泊的鱼，游荡在城市干涸空间里的一尾鱼。他必须不停的鼓动青春的鳍，不停拨动廉价的汗水来滋养自己。他不敢停下来，他怕自己会被城市炙热的阳光烤干。”这关乎公平与公正的渴求，或许只能寄托于未来，作者不忍让这条鱼被城市“烤干”，他设置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一群孩子，向他伸出纯洁的双手，“因为，一尾游荡在城市里的鱼知道，那些压在地面的桩是高楼大厦崛起的根基，而那留在地面一个个圆形的桩洞，就是那群学生明亮的眼睛，关注着鱼和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那片爱的水源。”对生命的体恤、人性尊严的维护和未来的憧憬，温暖着苦难的现实、艰辛的生活，为凄楚的人生平添了些许的亮色。这亮色在《一只鸡蛋的温暖》中，是“无论多贫穷，也无论多艰苦，一只鸡蛋，就可以给我们传递无穷的温暖。”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里，一只鸡蛋意味着营养，也意味着亲情。一只由政府免费供给的鸡蛋，让他们兴奋，虽然他们正在生长的身体需要营养，但他们偷偷藏起鸡蛋，留给家里的弟妹或生病的爷爷奶奶。苦涩而艰辛的生活令他们过早地成熟，以稚嫩的双肩担负起生活的重负，他们并未因此变得冷漠、世故，而是真诚地守护内心的美好情愫。一只鸡蛋的温暖或许微不足道，却映现着人性的美好，恒久地感动着读者，也预示着乡村中可能发生的转机与变化。

今天的乡村，在城市的掠夺与挤压下，失去了最后的土地。袁省梅的《土地谣》、孟宪坚的《坚守》、周远清《最后的菜地》等作品中，老一代农民对最后的土地的坚守，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挽歌，那是我们的父辈对土地的深情。在父辈的感召下，新一代的农民重新审视生活选择未来的人生，杨光洲的《回家》中，舜旦、二丫放弃了城市，最终同二爷返回了那凋敝的家乡。而莫美的《牛不知道自

己的力气有多大》中，返乡的儿子在耕作中，领悟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心中涌动的力量预示着奋斗才刚刚开始。司玉笙的《蝴蝶庄之秤》则展示回乡的大学生村官的生活，作品以秤为核心展开叙述，“我”对秤的敬畏，是“我”对乡村生活的重新认识，是对父辈的敬意以及创造未来的憧憬。乡土意味着一种情怀，一种积极的姿态，一种未来生活的趋向。

聂鑫森的《清水洗尘》，温新阶的《李氏祠堂》、《合欢》，刘国芳的《过去》，王往的《货郎》，青霉素的《1960年的鸡汤》等则将目光投向往昔，在对苍凉往事的深情回眸中，抒写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艰辛岁月中的美好情愫。此外，秦德龙的《盲人指路》、姜铁军的《健身卡》、姜海霞的《给你介绍个对象》、叶延滨的《一针见血》、徐全庆的《浅交时代》、安谅的《明人日记》等作品，将生活中“新鲜”事、“新奇”事放大、变形，令人思考、令人警醒。当我们寻求新鲜的刺激、追逐时尚的潮流时，那些被忽视、被遗忘甚至故意遗忘的力量，却摧毁着我们，作品从时尚之于人的异化中表达出深切的人性关怀。

诚然，在巍峨的时代生活“纪念碑”旁，微型小说太渺小了，太肤浅了。但是，不能因此就苛求微型小说承担它力所不及的复杂、深刻与重量。敏锐地捕捉生活的变化，哪怕是细小的变化，发现它、抓住它、放大它，并表现出来，记录生活的律动，见证生活前行的足迹，思考泥沙俱下的现实，微型小说的魅力正在于此。

三

微型小说是重叙述的，篇幅的限制使其无法像中、长篇小说那样多描写、多旁逸斜出之闲笔，它更加倚重的是一个镜头、一个片断、一个场景、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或心灵感悟的一个瞬间，它必须精粹地叙述一个片断，精心演绎稍纵即逝的瞬间感悟，精巧地雕琢小物件、小道具，表达写作者的叙事旨趣，进而产生震撼心灵的力量，以求瞬间照亮思想。这是微型小说文体的规定性，也是微型小说自身的限制，但这限制是由艺术自身的难度淬炼而成的，艺术家的才能就在于“戴着镣铐舞蹈”。2011年微型小说中，陈毓的《夜的黑》、田双伶的《科罗拉多的月光》、聂鑫森的《金葵银菊》、奚同发的《秦权有铭》、莫美的《牛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等一批精致圆熟之作体现出微型小说作者在叙述上独特的艺术追求。

微型小说领域中，陈毓的作品以较高的文学性与诗意的追求而著称，“以其超凡脱俗，独到而飞扬的叙述，空前提升了小小说创作的文学品位。”（李星：《她在小说中寻找心灵的自由》）莫言也称赞，“她的文章是短小精悍，优美极致。文字既清丽又千回百转”。2011年的微型小说《夜的黑》讲述了一起扑朔迷离的坠车案。陈毓的兴趣显然不在这起案件，警察的调查、中年男人义愤的指责、女人言之凿凿的推测，还有那些路人的好奇……一切都指向徒劳。陈毓始终也没有告诉读者所谓的“真相”。她巧妙地以看门人老丁的视点来开展叙述，深入到特

定的生命情境之中，呈现生命的脆弱，“有些事情，永远没人能说清楚”。有多少美丽而忧伤的秘密被埋藏于深深的山谷，随风而逝，我们无法洞悉真相，更无法洞悉内心的隐秘，我们能做的就是像老丁那样，在流淌的时光将湮灭一切时，把一窝紫花地丁移植于汽车跌落的地方，献给已逝去的如花般美好的生命，这别出心裁的结尾，犹如神来之笔，点化出高远之境。同样是表现内心隐秘情感的《科罗拉多的月光》（田双伶）则展现了现代都市女性在理智与情感间的痛苦选择。作者将“我”和秦素素各自独立的感情经历穿插交织，相互映衬，而“科罗拉多的月亮”作为独特的隐喻，象征着遥不可及的情感、“光鲜璀璨的青春中”“隐藏”的“划痕”，同时，它也将清辉与皎洁遍布于作品叙事中，使之具有了诗质禀赋。此外，袁省梅、罗凤毓、陈凤群、陈力娇等女性作者在2011年皆有不俗的表现，尤其在作品文学性的追求上，构成了2011年微型小说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聂鑫森多年来致力于微型小说写作，深厚的艺术创作功力，使他出手不凡，作品均具较高的艺术水准。《金葵银菊》和《清水洗尘》皆以“文革”为背景，成功刻画了云谲波诡时代品格高洁的小人物形象。作品叙述上古典意蕴的追求使如菊般高洁的人格、古道热肠的侠义，得以隽永深长的传达。奚同发的《秦权有铭》在2011年官场微型小说中不落俗套，别具一格。秦统一六国后，批准通用的标准砝码称为“秦权”。作品中秦权壶的立意即来源于此，作品的立意也源于此。围绕着秦权壶，外在清雅的平淡与内心惨烈的搏杀，使叙述获得一种空前的张力，情与法的痛苦抉择惊心动魄。莫美的《牛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力气》，梁小萍的《栀子花香》，郑传敏的《请在你的时光里等我》，刘正权的《清明带雪》、《躲五》等作品，淡化情节，叙述中注重氛围的营造和诗情画意的传达，犹如一首首抒情诗，令人心旷神怡。它们让人想到中国当代小说中孙犁、汪曾祺们诗化小说的传统。

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建设的过程。经过30年的开拓、耕耘与建设，微型小说的文体意识得以空前强化，多样化的艺术追求与文学性的提升成为了微型小说作者自觉的审美意识，2011年的微型小说因此也格外赏心悦目。

在2011年的微型小说中，值得关注的还有这样一些作品：连俊超的《土地测量员》、韩昌元的《雷区》、立夏的《镜子》、段晓东的《挂号》、刘林的《找刀》等，这是些充满了现代意味，充满实验与探索精神的作品。连俊超的《土地测量员》中，土地测量员马清泉让人想到了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甚至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测：作品就是作者对卡夫卡所开创的文学传统的礼敬。作品的叙述者是村里的智障少年，他那双未被污染的眼睛，看到了村里人看不到的事物：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制约着每一个，它庞大无比、无所不在，一切逃离的努力都是枉然。作品呈现出生存的荒谬和生命悲苦的质色。立夏的《镜子》将这种荒谬与悲凉指向自我的质疑。“我”，因“光头的一句话”，便一起去钓鱼，因为忘记带草帽，与胖子发生了冲突，本想去商业街买套衣服，却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家具店，站在镜子前，“我”突然找不到自我了，“我”发现“我”被困在了镜子里。“我

在镜子前站了许久，一直以来，我觉得我已经太熟悉自己，但这面镜子却令我不得不怀疑，我到底是哪一面镜子里的自己，或者哪一面镜子里都不是真实的我。”“我”的困惑、“镜像的困惑”，正是现代哲学中，个体终其一生都将不自断地遭受我认同与自我建构的困惑，这一本体性命题。其他的作品，如韩昌元的《雷区》、段晓东的《挂号》、刘林的《找刀》等都颠覆了现实生活常识与日常生活逻辑，在极端化的叙事走向下，将质疑推向生存的本相的探究。

在2011年的微型小说中，这些作品所占份额极小，但它们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力量昭示着，在微型小说领域中，探索的脚步虽放缓，却并未停滞，它依然顽强地前行。微型小说需要这种力量的引领，也需要这种精神的滋养，唯此，才能真正融入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中。而韩昌元、立夏、连俊超们，多为微型小说界内的后起之秀，他们自觉的艺术探索与实验，也使微型小说的未来蕴藏着一种令人期待的惊喜。

2011年11月

C O N T E N T S 目录

温情的关注与诗性的追求
——2011 年微型小说漫评 卢 翎 1

第一辑

同志	赵 新	1
你没说我的坏话吧		3
你别心疼我		5
盲人指路	秦德龙	7
健身卡	姜铁军	9
给你介绍个对象	姜海霞	10
求您让我做好事	顾振威	12
一针见血	叶延滨	13
不吃自己的	孙道荣	14
浅交时代	徐全庆	16
胃疼	禾 刀	17
明人日记（三题）	安 谅	19
关于王玉芳的采访记录	骆 驼	21
买房记	苏三皮	24
买房倒计时	犁 航	25
弯月湖的传说	茂 戈	27
良心系在石头上	梁贵友	28
豆子	曾 平	30

第二辑

大满和小满	刘 林	33
-------	-----	----

城市里游荡一尾鱼	张振旭	35
口红	丁立梅	37
阳光一隅	秦德龙	38
童话	梅子涵	40
有事儿喊董三儿	程宪涛	42
不认钱的小保姆	鲍海英	43
尊严	刘向阳	45
第十个	包利民	46
对口扶贫	吕啸天	48
辞退民工王结实	羊 白	50
回家过年	谢大立	51
低头	高 军	53
做客	游 睿	54
一只鸡蛋的温暖	孙道荣	56
守望	盐 夫	58
垃圾人	谢初勤	59
返乡	吉布鹰升	61

第三辑

牛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莫 美	65
坚守	孟宪歧	67
回家	杨光洲	69
蝴蝶庄之秤	司玉笙	71
土地谣	袁省梅	73
最后的菜地	周远清	74
小满	侯春燕	76
香味	张德旺	78
一朵朵白云	刘国星	80
舞台	伍中正	81
“车”祸	孙玉亮	83
“嚣张”的父亲	穆学仁	85
阿憨	林俊豪	86
清明带雪	刘正权	88
躲五	刘正权	90
采桑	王 往	92
最后的午餐	罗凤毓	94

第四辑

秦权有铭	奚同发	99
清	刘建超	101
班干部	劳 马	103
潜台词	劳 马	106
大材小用	刘 挺	107
大桶和小桶	赵淑萍	109
寻官启事	阮红松	110
香烟	今 声	113
搬家	梅承鼎	114
今天的事和天气无关	陈凤群	115
还行	周 波	117
会替	李罗斌	118
遇难的副矿长	王祥英	120
局长的相片	风 凰	121
散会	段久颖	122
印字	谢中飞	124
门前有棵树	刘怀远	126
同事二题	展 静	127
人间笔记	王 雨	129

第五辑

夜的黑	陈 毓	131
科罗拉多的月光	田双伶	133
念想	孙春平	135
掐辫子	刘心武	136
淳朴的爱	童树梅	138
父亲的日记	侯发山	139
请在你的时光里等我	郑传敏	140
栀子花香	梁小萍	142
母亲的一天	周海亮	144
无处安放	景宝儿	145
空巢	吴培利	147

一朵一朵的阳光	竹之青	148
欢迎光临	芦芙荭	150
红莓花儿开	田洪波	152
信	羊 白	153
门	盛 卓	155
愿	白 薇	157
陈酒	川 流	158
一杯茶	非 鱼	160
永远的影子	秋 风	162

第六辑

金葵银菊	聂鑫森	165
清水洗尘	聂鑫森	167
李氏祠堂	温新阶	170
合欢	温新阶	172
马贼	老林子	173
骨气	孙兴运	174
古砚	余显斌	177
号王	郁 夫	178
1960 年的鸡汤	青霉素	180
展览粮食	李立泰	182
雪落无声	朱道能	183
乡村校长	刘学刚	185
第一个教师节	杨文学	186
父亲的雕像	郭 刚	187
花葬	高 军	189
大雄	刘绍英	190
货郎	王 往	192
过去	刘国芳	194
发报员刘菊花	骆 驼	196
艄公	曾 平	198

第七辑

远离大陆的小岛	谢志强	201
夜下	陈力娇	203
咖啡机	姜霁峰	204

永远的哥哥	刘君眉	206
半熟主义	袁 野	208
外孙的小嘴	何 申	210
黑与白	王 斌	212
那年的长发飘呀飘	非花非雾	214
烟斗与高跟鞋	贺敬涛	216
没有丢人	龙玉纯	217
走火	崔 立	219
点亮红蜡烛	易 凡	221
沦落的天使	尹全生	223
我家两个小明星	邓友梅	224
一只痴情的鸡	叶 雨	226
弃狗	申 平	227
义犬	江 岸	228
战功	纪富强	230
不能与你成为兄弟	安 宁	232

第八辑

镜子	立 夏	235
雷区	韩昌元	237
土地测量员	连俊超	239
暴露	刘建增	241
吃河豚	谢大立	242
挂号	段晓东	243
锁在箱子里的思想	杨汉光	245
叫声	耿 耕	246
衣服	徐全庆	248
请出示您的扫墓证	孙存准	249
思想工作者	张世旺	250
找刀	刘 林	252

第一辑

同 志

赵 新

睡在炕上以后，杨老万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息一声：唉！

女人说：你这个人啊，没风没火，有吃有喝，愁什么，唉什么？

杨老万又翻了一个身，又长长地叹息起来：唉！唉！

女人凑近了他：你牙疼？

杨老万回答：你才牙疼哩！你不是党员，你不懂！

杨老万是位刚刚退休的小学校长，40年的工龄，40年的党龄。今天晚上他第一次在村里参加党的生活会，感觉到那会议气氛很不正常。先是点名，点名不是喊到会党员的名字，不是喊某某同志，而是喊人家的绰号，比如三小眼、五歪嘴、一根筋等等。有的甚至说别点名啦，让没来的举手。搞得大家嘻嘻哈哈，闹闹嚷嚷，会场气氛极不严肃；后是发言，发言也不称呼同志，而是说“二爷你讲讲”、“三叔你说说”、“狗儿媳拉倒”……好像是一家子大小人等凑到了一起，论起了长幼和辈分，那样随便和随意！

他在发言的时候给年轻的支部书记提出了意见。他说大家都是党员，在这样的会议上地位是平等的，都应该很庄严很亲切地称呼同志，而不

能乱了章程！支部书记说，杨校长，道理是你那么个道理，可在农村就是这么回事，你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什么同志不同志，现在哪里还有同志？

杨老万翻来覆去地想，现在没有同志了吗？同志到哪里去了呢？

杨老万忽然问女人：哎，你说现在还有同志吗？

女人答非所问：不管有没有，反正你一叫同志人家就不高兴，就另眼看你！

杨老万是个认真而又坚定的人，不信天底下就没了同志！第二天他推了一小车红薯到镇上去卖。在上一道斜坡时，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那车还是吱吱呀呀地上不去。一时疲惫不堪，大汗淋漓。

杨老万只好把车停在那里，等候有人帮忙。

很快就走过来一男一女。两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两个人都是穿红着绿，两个人在寒冬的阳光下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浑身散发着活力。杨老万立刻迎上前去，笑皱了一张脸说：同志，劳驾您了，请伸手帮我一把。谢谢你们二位！

两个年轻人从头到脚看了他好大工夫，好像他很奇怪。

他说：同志，请你们帮我推推车，我上不去这道斜坡。谢谢，谢谢！

两个年轻人围着他转了一圈儿，又看了他好大工夫，好像他很特殊。

男的说：哥们儿，你叫我们同志？你是出土文物吧？你真有意思！

女的说：老头，谁是你的同志？同志多少钱一斤啊？你可真逗！

他说：请问，那我应该称呼你们什么？

男的说：你是真傻啊？你应该喊我王哥，喊她李姐！

女的说：你是真蠢啊？你应该喊他帅哥，喊我靓妹！

杨老万心里很不舒服！杨老万想，我喊你们一声同志，是尊敬你们相信你们，怎么就成了出土文物？我喊你们一声同志，是表达友好，怎么能问多少钱一斤？杨老万想，就算你们两个长得又年轻又漂亮，可在我跟前你们都是孙子辈的人了，我怎么能够称呼你们王帅哥、李靓妹？

杨老万不禁想起了昨天晚上的党员会。杨老万说：对不起，你们走吧！

两个年轻人搂搂抱抱地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神经病！

杨老万等来了一位中年人。这人西装革履，清爽干净，一看就是一位国家干部。

杨老万说：同志，你好！麻烦你……

中年人看了看现场，笑了：大叔，你让我帮忙推车是不是？可以呀，可以！

杨老万心里一阵兴奋：同志，你善解人意，真是一位好同志！

中年人说：老人家，我姓马，全县城的人都叫我马科长……来，我帮你推车吧；你听我马科长指挥，我喊一、二、三，咱们两个一齐用力！

杨老万说：谢谢，谢谢，谢谢你这位又热情又负责的好同志！

中年人忽然拉长了脸，拉长的脸很冷酷，像挂了霜似的。中年人一甩手走了，走得很遗憾，连连叹了几口气！

杨老万看着他那满腹委屈的样子，也没有再招呼他——走就走了吧，人家不是同志。

杨老万看着中年人的背影想，科长是多大的官呢？

后来杨老万等上了自己的几个学生。后来杨老万把车推到了小镇的年集上。后来在小镇的十字街口占了摊位，打出了“新鲜红薯，又面又甜。每斤1元，好吃不贵，先叫同志，后买东西”的牌子。

可是有人喊他师傅，有人喊他老板，有人喊他先生，有人喊他经理，有人喊他哥们儿，有人喊他老总，就是没人喊他同志！杨老万心里非常别扭，就动了感情，态度就不是太好（他还和那个喊他老总的家伙吵了一架），结果集市散了，他还有不少红薯堆在车上，卖出去的不过八九十斤！

杨老万想，卖不出去拉倒，我不缺钱，我是挣工资的人！

杨老万想，你为什么喊我老总？老总的称呼多么难听！

冷风萧瑟、枯叶飘零，杨老万一个人蹲在那里，低头闷闷地抽烟。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人喊他同志，喊得很响亮，很亲切！杨老万心里一热，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眼里就充满了泪水！他昂扬地把头一抬，面前站着他的女人！

女人说：同志，咱回家吧，你在这里又饿又冷……

他说：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叫我同志？

女人说：我听咱们村赶集的人说，你和别人吵了一架，就赶紧来找你。你别生气了，别上火了，总是自己的身体要紧。以后我天天叫你同志行不行？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1年第8期）

你没说我的坏话吧

赵 新

县长那天到乡下公干，在路过东岗村那段土路时，轿车走得匆忙，把周老硬栽在路边的两棵杨树轧折了。两棵杨树是新栽的，有一人多高，烧火棍粗细，已经成活了，树梢上顶着两片绿莹莹的叶子。

周老硬正好在旁边干活，还没来得及说话，那辆轿车就停住了。

周老硬不认识县长，也不知道车里坐着的就是县长，张口就对那个司机说：同志，你出来！你的眼睛是长着撒尿的？看看祸害了我的两棵杨树是不是？

同志就从车里出来了。同志看了看那两棵流了眼泪的小杨树，很心疼地说：大叔，对不起，我理解您为什么冲我上火发脾气，庄稼人养棵树很不容易！

周老硬说：你一声对不起就行啦？我那树是一条生命，是两棵栋梁，是工夫是汗水是希望是钱物，你说怎么着吧？

同志就笑着给周老硬递烟，给周老硬拍打肩头上的尘土。同志说：大叔，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您说怎么着吧？

周老硬跳远了说：你别贿赂我，我不抽你的烟！我就要我这两棵刚刚发芽的小杨树，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粗了也不行，细了也不行！

同志还是笑：老人家，您这不是要我的短吗？比如说一瓢水泼到地上了，还能收起来吗？我给您赔礼道歉行不行？我赔给您钱行不行？我给您栽树行不行？说着话同志就给周老硬深深地鞠了一躬，搞得周老硬措手不及，乱了方寸。

正这时候村委会主任马江扛着一张铁锨走过来了。马江突然把眼睛瞪得老大老大，慌慌地把铁锨一扔，跑上来就和那个同志猛烈握手，一副毕恭毕敬热情洋溢的样子。那同志把马江拉到一边，悄悄地和他说了几句什么，马江一拍胸脯，大包大揽地说：您放心，这点小事不在话下，我一定办它个花好月圆，办好了我就给您回电话，一五一十向您汇报！

由马江掩护着，那同志开车走了。周老硬不让，红了一张脸说：马江，你好大的胆子，你为什么放走他？

马江说：姑父，是你的胆子大还是我的胆子大？你知道那是谁吗？那是咱们县的程县长！你拦车闹事，妨碍公务，不想活啦？

周老硬说：他是县长？他不就是一个开车的司机吗？

马江说：程县长今天没带司机！姑父，你今天给咱们东岗村丢人啦，给我马江抹黑啦！你影响了村委会的形象，破坏了安定团结，你必须在全体村民面前作出深刻的检讨！你以为你叫周老硬，就没人管你啦，你就没了王法啦？

周老硬本来已经准备不要任何赔偿就放那同志通行了，因为那同志态度诚恳，话语和蔼，礼貌也很周到，再拦着人家自己就要输理了——不就两棵普普通通的小树秧子吗？哪个开车的人没有一点闪失呢？可是叫马江这么一说，他的心里就恼怒了，他堂堂正正的一个人，又没偷又没抢，哪里给东岗村丢人抹黑了呢？哪里就影响了形象，破坏了安定团结呢？再一说那车是程县长自己停下的，也不是他拦住的呀！

周老硬压住了肚里那股火，不动声色地说：马江，还有呢？我犯的错误这么严重，你就给我这点处分吗？

马江说：我还没说完呢，你着急什么？你必须再给村委会出10个义务工，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哪怕叫你去掏厕所！

周老硬点了点头：马江，你给我指点明白，你看我应该检讨什么？

马江说：第一，谁叫你在路边栽树啦？这是你栽树的地方吗？

周老硬说：不是你在大会上号召我们见缝插针，能栽树的地方都栽上树吗？

马江说：第二，我让你栽树，我没让你栽这么小的树呀！你栽棵大树，程县长的车能撞得倒吗？姑父，别没理犟三分啦，乖乖地回去准备检讨去吧！

周老硬冷冷一笑，一屁股坐在了田埂上，然后打火点烟，悠悠然歇息起来。

马江喊道：怎么，你还不走呀？

周老硬说：第一，我想等等程县长；第二，我想和程县长说句话！

马江知道周老硬脾气很倔，而且往往一倔到底。马江跑过来说道：姑父，你该回去吃早晨饭啦，我姑姑还在家等你哪！

周老硬没有言声，而是抬头去看田野里的红桃绿柳，渠水浪花。